

汉译精品

Western Canon

Why
Education
Is
Useless

by Daniel Cottom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美] 丹尼尔·科顿姆 著

仇蓓玲 卫鑫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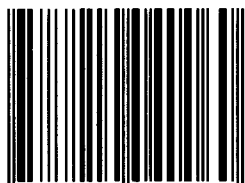
Why Education Is Useless

教育是无用的,因为它打破了我们的常识,它让我们丧失了人性以外的东西,它让我们的心变得麻木,让我们自命不凡,得意得昏了头。书呆子式的人物长久以来都是遭到怀疑和蔑视的对象,而且可能这种情况近 20 年来在美国是最为严重的。比如说,教育评论家们用马丁·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来证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毫无人性的;他们认为学术界泛滥成灾了。看起来似乎总有更多的理由诋毁象牙塔,而不是赞美它。教育的无用性,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无用性,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深受关注的主题。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一书充满了睿智,写作也极其注重精确性。该书通过关注诸如人性、爱、美、身份的本质,以及学术界的丑闻、身份政治、多元文化、学术界的社团化等话题,深入探究了那些对知识加以抨击的人。丹尼尔·科顿姆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对教育的敌视视为一种野蛮、愚蠢和虚无主义的反应,并从全新的角度阐述了以上话题,对于那些学术圈外的人士来说,他的论述也是易于理解的。

作为一部关于文化争论和分析的著作,《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一书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学,也非常发人深思。该书大量引用了文学、哲学、艺术、电影以及其他领域的材料,以“对教育的敌视是历史和当代美国生活中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这一推论为导火线展开论述。根据科顿姆的观点,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这种敌视态度的表现,并且勇敢地面对这些表现,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对抗的持久魅力。

ISBN 7-214-04006-9



9 787214 040060 >

ISBN 7-214-04006-9

G·1596 定价:20.00 元

汉译精品

Western Can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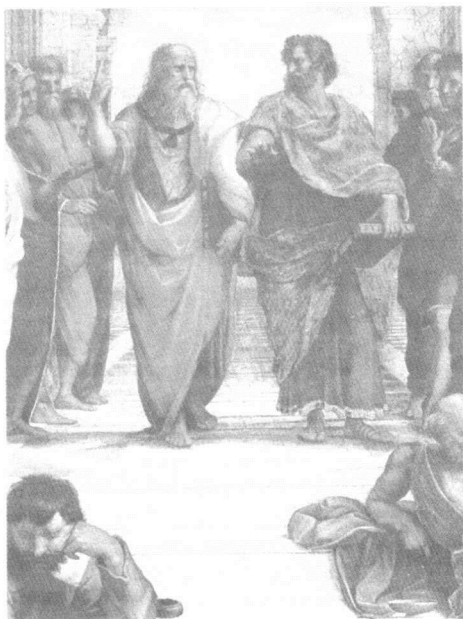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美] 丹尼尔·科顿姆 著

仇蓓玲 卫鑫 译

Why
Education
Is
Useless

by Daniel Cottom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美)科顿姆著;仇蓓玲,卫鑫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

(汉译精品)

书名原文: Why Education is Useless

ISBN 7-214-04006-9

I. 教... II. ①科...②仇...③卫... III. 教育学—研究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8932号

Why Education is Useless

Copyright © 2003 by Daniel Cottom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5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3-122

书 名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著 者 [美] 丹尼尔·科顿姆
译 者 仇蓓玲 卫 鑫
责任编辑 王翔宇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06-9/G·1596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献给我的学生

序言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智能”和“无能”两词押韵^{〔1〕}，许多人都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教育无用论在西方文化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事实上，其影响力之大，甚至有可能让我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持有的怀疑胜过对他们的尊敬。传统促使我们认为那些拥有书本知识的智者缺乏在城市环境中游刃有余的生存能力。我们往往相信即使他们心中所想的是正确的（这一论调首先就值得怀疑），他们的头脑却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我们从未听说过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2〕}和他的名为《云》（*The Clouds*）的著作，我们也会抱有这样的怀疑。不管怎样，如今我们在抱怨教育者时，仍然在重复这个古希腊剧作家嘲笑苏格拉底是“空谈泰斗”的话语。^①教育无用论这一古老的话题是如此盛行，我们会发现能够想像到的最不相关的人也在谈论它。据说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皇帝秦始皇曾经活埋有识之士；我们也可以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经典专题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反知识论》（*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3）中看到，这种反对知识的冲动无疑在他之后仍然存在。毛泽东说过：“显然，书读得太多也是有害的”；而正如许多记者在2000年美国

〔1〕原文二词为“intellectual”和“ineffectual”，两词末尾重读音音及其后随的辅音相同且其前的辅音相异，故二词押韵。——译者注

〔2〕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据传写过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蛙》、《骑士》等8部。——译者注

总统竞选期间有所根据的评论那样，乔治·W·布什似乎也多持同样的观点。^②

当然，布什在口头上还是承认教育的重要性的；尽管现在流行对乔治·华莱士描述的诸如我自己这样的“穿着女性化裤子的知识型低能者”进行肆意抨击，人们却很少对教育加以彻头彻尾的谴责。^③用哈佛前校长德莱克·波克(Derek Bok)的话来说：“质疑教育的重要性似乎就好比批判祖国和家庭。”^④然而，认为教育无用远远不止是我们偶尔抨击一下夸夸其谈者、知识分子或者是浮夸的装腔作势者这么简单。教育无用这一话题就像甩不掉的幽灵一样，将形诸于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文化形式、活动和追求当中，并将威胁到它们的重要性。

那么教育为什么是无用的呢？

- 教育无用，因为它打破我们的常识。正如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16世纪晚期释义使徒保罗时提出的那样：“自以为是的人不再懂得何为‘知’。”又或如他在关于维吉尔的一篇文章中所述：“科学用过于敏感细微的方式看待事物，太矫揉造作，有别于常理和自然。”他引用塞内加的话说，教育的作用，是将“简单的美德”改造成“一门晦涩难懂的难以捉摸的科学”^⑤。而我们是从常识中求得助益的，正如后来17世纪的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所说：“因而，我觉得，有时单纯愚笨的‘白痴’常常能看到那些被人类‘传统’蒙蔽了的‘学院博士’所无法察觉的东西。”^⑥《阿甘正传》再好不过地表达了这一点。教育让人变得多么愚蠢实在是令人震惊：比乔治·华莱士痛斥尖头尖脑的知识分子还要早数千年的时候，西塞罗就写到：“不知为何，对于有些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话是愚蠢得不能说出口的。”^⑦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脱离实用性。“我们的民众不需要靠学位证书来发展壮大他们的国家，”红色高棉如是说；虽然他们的方式十分极

端,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一个久远的事实:教育降低了人们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⑧伊拉斯谟(Erasmus)^[1]在影射大众对哲学家们的怀疑时写道:“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声称自己通晓万物;虽然他们没有自知之明,有时也看不见路上的沟渠或石头(或者是因为他们大多视觉模糊,或者是因为他们心不在焉),但是他们宣称他们能洞察思想、概念、基本物质和本质——这些我认为没有人(不管眼力多么敏锐)能够看得到的细微得不切实际的事物。”^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坚信最优秀的学生通常“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得愚蠢、软弱,在他人看来很荒谬,不精通世事”^⑩。甚至于像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这样受人尊崇的现代人文学家,在雷纳德·戴维斯(Lennard Davis)的记忆中,也容易“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还在学文学,把时间浪费在文字上是很愚蠢的事”^⑪。波克(Bok)写道:大学里“为知识而知识”的信仰“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知识已走向衰竭”,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人们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会推崇“理论建构、普遍化和创造性思维,而忽略实际技能的传达”^⑫。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研究上”这样的攻击性话语感到惊讶,虽然像琼·华莱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这样的研究者们会试图驳倒这种攻击性的论调。^⑬拥有书本知识的智者,却是日常生活中的愚人:我们所用的修辞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仍然抓住了伊拉斯谟和伯顿二人所言的要旨。与此同时,像生存主义者这一类切实的人则爱抚着他们的武器,希望他们的预见获得证实: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受教育最多的人将会是首先被消灭的那一批人之一。毕竟,事实上,生存并不是说说漂亮话就能获得的;枪杆子里才能打出生机。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脱离理想。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如今的人

[1] 伊拉斯谟(Erasmus, 1469—1536),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奥斯坦会神父,著有《愚人颂》。——译者注

文主义者并不是真的在向人们灌输学问或知识,而是在繁衍社会差别。教育服务于精英阶层,而非真理。当代学生对名利的追求,大学转而成为“知识工厂”,这一切反而让一直以来帮助思想得到最精妙的提炼的不成熟的野心凸显出来。教育是权力的伪装,权力的机构,也是掌握权力的方式;除此之外,教育无任何意义可言。正如蒂莫西·利里博士(Dr. Timothy Leary)告诫我们的那样,如果你想真正学到东西,那么你首先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退学。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丧失人性以外的东西。16世纪早期,胡安·路易斯·比韦斯(Juan Luis Vives)指出学习“需要自由和安逸”,而这导致高等教育这座象牙塔内的住户们无法领会,更不用说赞同住在这堵长满常春藤的塔墙外的普通百姓们的想法。^⑭正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所写的《塔上的二人》(*Two on a Tower*, 1882)里的那个“在所有有关自然和人性以外的生活方面如巨人般坚定”然而“在家庭事务方面却只是个小学生”的天文学家那样,一般来说受过教育的人总是脱离大众生活,无法理解普通人的感受。^⑮因此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所著《屋子里的小孩》(*The Child in the House*, 1878)中的主人公感到自己的内心萌发出“一种抗议”:“支持真实的人类”而“反对阴暗的不真实的抽象”^⑯。有时这种抗议的表现形式促使学者有一种想从象牙塔内跳出来回到街市上富有生命力的沼地里的欲望。利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试图让自己从一个俄国贵族变成一个农民,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想像着自己成为以色列的一名服务生,这些只是数不清的想转为平民百姓的知识界人士中的两位而已。学者的孤僻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甚至毫无疑问的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圈内相互之间也是极其疏远的。阿格里帕(Agrippa)对哲学家所作的评论很具有代表性:哲学家们持续着一场“人与与人之间的永恒战争”^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任校长克拉克·科尔,在经历过众多充斥着辩论的学术会议之后,带着一位学者所特有的厌

世的微笑讲述了这一状况的现代版：“[罗伯特]·哈金斯曾经把现代大学描绘成一系列靠中央供暖系统连接起来的独立的学院和系别。我有时就想，对于某个暖气不是很重要但汽车较多的区域来说，那里就如同因为对停车产生了同样的不满而联系起来的一系列独立的机构。”^⑩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在他们的团体内部都感受不到一致性，他们离群索居，敏感易怒，他们惟一真正的朋友就是满是灰尘的学术著作里那些死气沉沉的文字。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心变得麻木。教育让人们思考得太多，而忘记了如何去感受。人们找到了适合天外来客的形象，他们表现出异常强大的金属能量，但却根本无法与他们所探求的地球人产生共鸣。因而当罗伯特·波克认为他所期盼的服务于最高法院是一种“知识的盛宴”^⑪时，人们难免对他的话感到无法认同。受过教育的人们变得抽象，而非实际，他们富有逻辑但缺乏感性，善于分析但缺少对他人的信赖，他们变得冷酷而不再热情。由此，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一位英语教授会在学生向他求助的绝望的信中用红笔标出语法错误；一位全神贯注于思考针尖上合适的角度的神学研究者会无动于衷地从街边的乞讨者身旁走过；一位经济学家会对任何事物的价格了如指掌，但对它们的价值却一无所知。受过教育的人们不会发出兴奋的呼喊声，不会放声大笑，也不会散发恶臭的沟渠中挥舞他们的战利品，相反，他们对会这样做的人嗤之以鼻。他们看上去越是枯燥乏味，他们自己就越喜欢。举例来说，如果你碰巧喜欢文学，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开那些大谈“理论”的教授。你必须将他们的引言部分从你的诗歌本中撕掉！如果你成功地逃脱了他们的手掌，在某个地方你才能够加入一个由那些能够体会到伟大的艺术感染力的爱书者组成的地下组织；但是如果你没能逃脱他们的手掌，那么你甚至都无法记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意志消沉。伊拉斯谟写道“最接近……野蛮动物智力水平的人是最幸运的人”;即便是他有意地表达出这一观点,这也决不是对历史上诸多人物的讥讽。^①如果伯顿认为学习是“用来驱逐懒惰和忧郁的合适的途径”,那么他也会相信“学问使人意志沉闷消亡,因此造成忧郁”^②。知道得越多,只会让人越不开心,甚至被罚入地狱,这就是浪漫主义者们论及的浮士德传说,教师们也依然会从学生们恳求的呼声中听到这样的话音:“为什么让我们看这么沉闷的书?”马克亚姆·高尔基发现人们“追求的是忘却和舒适,而不是知识”,教师们也是如此,他们一直以来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是整天绷着脸令人扫兴的人(如同《辛普森》中的坏脾气小姐^[1]一样),他们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让容易自我满足的学生感觉糟糕。^③常言道“不知者不怪”。蒙田^[2]写过“愚蠢一族”靠他们的苦难和对未来的无所畏惧赋予了自身令人羡慕的平民百姓的坚忍形象,而通过这一形象,我们也看到蒙田自己的愿望——一个最为普遍的愿望——逃脱教育所带来的苦难。^④只要想想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3]的《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 1957)中的主人公就知道了,他除了在学术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之外,对其他根本一无所知,只得在孤寂中生活终了一生,而他曾驻足过的一家加油站的经营者的——穿工装裤的夫妇俩的命运则与之截然不同。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当然,正如教育无用的其他所有原因一样,这也有例外。我听到有人问“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学生运动员呢?”你有权为在普林斯顿就读过的掌握多种语言的美国棒球接手莫·贝尔格的记忆力举杯祝贺,或者你会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一

[1] 此处 Miss Crabapple 之名 crabapple 原为一种欧洲苹果,味酸,而在口语中 crabapple 指脾气坏的人。——译者注

[2] 蒙田(Montaigne),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著有《随笔集》。——译者注

[3] 伯格曼(Ingmar Bergman),瑞典电影导演,其影片均系自编自导,代表作有《朦胧地透过玻璃》、《冬之光》和《沉默》三部曲。——译者注

位教授偶然间举起重物。但事实依然是长期伏案的学习生活会使我们变得虚弱无力,这一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于是,《蠢人的报复》(1984)集中讲述了学术水平极高的学者不得不寻求解决与大脑有关的身体眩晕症的方法,而奇异的蜘蛛则将书呆子彼得·帕克变成了《蜘蛛侠》(2000)中的明星。有人说,教育是无害的慈善事业;但是教育也是一件愚蠢的怪事,一项堕落的事业,而且正如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德莱克·波克这样的人所提出的那样,教育是忸怩作态的事。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自命不凡,得意得昏了头。“知识会膨胀,”保罗说(《哥林多书》8: 1),因而这所建立起的一种对教育的看法在两千年后依然没有衰退的迹象。在《学术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一书中,弗兰西斯·培根不得不与“过多的追求知识是导致人类堕落的原始诱惑和原罪”以及“知识本身带有一点撒旦的阴险,因此人一旦获得知识,就会变得趾高气昂”^④这样的假设相抗争。正如身体虚弱、意志低沉和内心麻木一样,自命不凡依然是当今学者们的一种职业危害——用法国人的话来说是一种“职业畸变”。受过教育的人容易变得自以为无所不知——而我们都清楚谁都不喜欢自以为是的人。教育容易让我们高傲自大,即使不像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超人学说那样极端,至少也会达到曾经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部下、当今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小丑本·斯坦因的程度。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是受教育程度极高才会妄自尊大,但是,就像无数描述狂妄的科学家的电影向我们证明的那样,高等教育是让人妄自尊大的原因之一。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个性变得沉闷。做一名学生,一位教师,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其他有学识的人,都与做一个明星大不相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可以说,人们不会指望有学问的人是时尚前卫

的,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老成持重、外表朴实,总之一句话,他们令人沉闷。因而,我以前的一位同事给我讲述了一个学生在他课上打瞌睡的故事。这个学生一直在打盹儿,我的同事叫醒了这个懒学生,建议说既然他保持清醒是这么困难,那么这节课剩下的时间他应该站到教室的后面去,这个昏昏欲睡的学生真的照做了。我的同事继续讲课——几分钟之后,另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也站在那儿。我的同事对第二个学生的大胆举动备感惊讶,就像后来听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所有学者那样,但是我们都开怀大笑,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我们内心最大的恐惧。我们自己都曾有过类似的故事。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沦为奴仆。用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话来说,作为“文化传播的社会手段”,大学随时都能成为社会上一切最保守力量的象征(肯尼迪还提到“文化变更”往往会在连续的、同时也是连续被忽视的五年计划的文件中消失)。⑤学者们抵制变化,这一点在与学者联系越来越多的行政官员和商人中已广为人知,但是教育还同样在其他方面让我们沦为奴仆。“知识意味着一无所有!”尼采在1884年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他解释道:“学者是知识王国里的群居动物——他提出质询,因为别人命令他这样做,因为在他之前其他人也这样做了。”⑥换言之,尼采认为教育就是为剔除那些自由的灵魂、那些在任何方面独树一帜的人而设计的,而教育褒奖的则是那些愿意在碌碌无为的枷锁下屈服的人。既而他重新论述了长久以来怀疑教育卑鄙可耻的论调是如何在当时教育正走向大众化和现代化的时代里继续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著名先驱者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1]对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认为“对一位高贵的绅士来说,非常博学或被人称作大学者很明显是一种耻辱”感到惊骇不已,但是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学术引以为豪的人

[1] 埃利奥特(Sir Thomas Elyot, 1490—1546),英国学者,提倡用英文取代拉丁文写作,编纂了第一部拉英词典,著有教育论著《治人者》。——译者注

也会表述教育有辱人格这样的看法,比如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②(拉伯雷在描述青年高康大^[1]的老师时写道“他们的学问只是一些愚蠢的话,他们的智慧就像一只空手套;他们的学问和智慧让美好高尚的思想退化,让所有年轻的花朵腐烂凋谢”^③)。在《汤姆·琼斯历险记》(1744)中,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2]通过描写小说主人公汤姆·琼斯对家庭教师的反抗生动地表现了教育卑劣性的类似贵族的观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教育的批判继续以其他方式盛行,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学校比作其他的“纪律执行”机构,比如监狱和收容所。而时下流行的右翼派指责大学反复向他们掌管下的学生灌输“政治正确性”是指控教育奴役学生、培养受虐待的学生的另一种形式。^④用维多利亚时代博学的哲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3]的话来说,“人类盛行这样一种做法,用像给他们的孩子穿衣服的方式来给他们的思想也穿上外衣。”^⑤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变得叛逆。教育使我们成为生活放荡不羁、政治方向正确的激进分子,或是无法适应周围环境的古怪孤僻之人,或是象牙塔内激进潇洒的空想主义者,又或是对社会制度加以嘲讽的性格怪僻之人。那个腐蚀年轻人思想、蔑视神灵的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教育这一罪证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而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者发起的政治迫害为的是进一步对教育定下这一罪名;除此之外,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大学里发起的争取言论自由、公民权、黑人权、反对战争、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权力的运动加以抵制;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文化之战”。从苏格拉底时代一直到美国社会史的上一个50年,知识已被视为具有让人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正教的

[1] 高康大(Gargantua),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脾气好,食量酒量大。——译者注

[2] 菲尔丁(Henry Fielding),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著有《汤姆·琼斯历险记》、《约瑟夫·安德鲁斯》等。——译者注

[3]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著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等。——译者注

潜能。美国州立大学的一些教师依然会被要求签下忠诚誓约，而这就从形式上让他们想起知识让人从法律的角度产生怀疑这一论断。然而，即使是在法律不那么拙劣的地方，人们也会不由地意识到几百年来，学术生涯当中审判、讯问、认错、焚书和处死刑就像学校里上课和集会一样重要。在试图让教育远离各种各样的人（比如工人阶级、妇女和奴隶）以免教育会让他们产生不满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懂得了教育是无用的，因为它会让人们变得不顺从。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能从像贝勒大学这样的宗教机构中看出，这些大学要求即将成为教授的人提交一份承认自己道德罪责的陈述书，以此竖立他们对于某些思想境界的忠心。一知半解或许是危险的，而学识渊博则肯定是危险的。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陷入贫穷。尽管常有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的人均收入要高得多，但是教育让我们“口若悬河但却衣衫褴褛”这一由来已久的怨言如今却依然盛行。^④“有学问的头脑/家伙好比绝顶的傻瓜，”莎士比亚笔下的泰门如是说；即使我们认为学者的命运已不再受那些粗鲁的贵族一时的兴致所摆布，普遍常识依然告诉我们“优等生为差生工作”^⑤。换句话说，过于专注于学习意味着将与重大机遇擦肩而过。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为了赚钱而执教鞭的，与此同理，我们也知道总的来说，学问只会为那些把理论、无限探求真理和纯理论研究丢在脑后而青睐于工商业工作的人带来利益。知识不能果腹；知识不能为你付账；甚至在我写作此文时，有博士学位的人正在开着出租车，为没有学位的大富豪的网站所吸引，把他们的个人简历当中凡是提到研究生学习的地方删去从而让自己看上去不会因为学历太高而得不到那些至少他们希望可以真正赚到点钱的工作的资格。
- 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变得骄纵。学生、教师以及做学问的人通常

都认为如果他们在看书或者仅仅是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凝视前方,他们就是在工作了。能得到这样的工作还真不错,是吧?教育让我们习惯于用挑剔的眼光和一颗血热之心去感受世界,想像着如果我们都围成一圈坐下来讨论讨论,那么一切冲突就能迎刃而解了。教育让我们变得娇生惯养,变得软弱,让我们认为在世间生活就像一页一页地翻阅学术杂志一样安然无忧。教育是一件奢侈品,这一点我们在原先通过缴纳房地产税的方式为小学和中学提供资金时就认识到了。教育是如此没有意义,它让我们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因而,我们让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参加工作,而不是去上学,同时也不忘删去那些可能会让囚犯们取得大学学位的课程,事实上我们通常都知道把钱花在监狱、武器和棒球场里都胜过花钱求学。向囚犯提供培尔奖学金这样愚蠢的事最先究竟是怎么能够发起的?这只会是那些受教育太多而缺乏常识的昏头昏脑的娇生惯养的知识分子才能搞出的事端。

- 教育无用,因为它使我们成为乐观主义者。它鼓励人们产生任何疯狂古怪的想法,不管现实生活会如何将这些想法全盘推翻。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梦想家,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家,那么你一定要认真对待教育这件事,尽你所能去追求学问。然而,如果你想要为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给出现实的解决方法,那么你需要从你的象牙塔内爬出来,因此有生以来你的双手第一次沾上了尘土。当然,年轻人的理想可能很美好,他们的老师的理想一般也都是没有恶意的,因为毕竟他们只是在教学,而不是在真正做什么;但是教育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充其量,它的理想主义就像尝试吸毒和新的发型一样,只不过是人们安下心来过真实的生活之前经历的一个阶段而已。从最坏的角度而言,教育是形成琼·贝兹、蓝色少女合唱团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职业生涯的原因。

- 教育无用,因为它使我们成为悲观主义者。在威廉·萨费尔(William Safire)写给那个杰出的公仆斯皮罗·阿格纽的话中,受过教育的人成为“爱发牢骚的否定论大富翁。”^③他们撕咬着给他们提供食物的双手,贬低着自己的国家,抱怨默利·哈格德,到处挑刺儿。他们处理事情时不是抱着一种“我能做”的精神,而是以发现阻碍、增加问题、在事实上没有困难的地方制造出困难为豪。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一切变为“一张稀薄多刺的网”^④。在描述庞塔格鲁^[1]与一位年轻学者的偶遇时,拉伯雷评论说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喜欢让交流变得困难,他们拒绝进行诚恳而又简明扼要的谈话,而喜欢使用不尊敬的令人反感而又难懂的话。^⑤庞塔格鲁制止了这个怪异的无礼之人的行为,直到他忏悔了,说话自然了,吓得屁滚尿流了,但是像这样容易就能纠正的情况太少了。受过教育的人变得多疑、愤世嫉俗、精疲力竭,他们蔑视平常的话语,不能在不加任何冗长的分析和苛刻的批评的情况下放过任何一个时刻、物体或是事件。我们要为伍迪·艾伦(Woody Allen)^[2]的职业生涯而感谢他们。
- 教育无用,因为它导致教条主义。它将所谓的知识置于神圣的教科书和传统的方式中,觉得那些学生很可怜,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自由地提问可以为他们赢得赞美。蒙田谈及他当时的医生时说,“他们非常了解盖伦,但却根本不了解疾病。”^⑥那些站在被解剖的尸体旁边读着盖伦书中的一卷的解剖学教授教育他们的学生: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古老的理论和真正的身体之间有任何不相符合之处的话,那么不管怎样这肯定是尸体的过错。跟这些教授一样,教育使人们漠视他们感觉到的清晰明白的事实。西塞罗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哲学家的观点真的就胜过“无知者的迷信”吗?^⑦制度和办法不断交替;随

[1] 庞塔格鲁(Pantagruel),法国16世纪作家拉伯雷所作《巨人传》中的人物。——译者注

[2] 伍迪·艾伦(Woody Allen),美国导演,喜剧大师,曾13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提名,6次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译者注